



【前言】

近日搬家，整理家父藏卷，偶见书中夹其所撰诗词赏析文字，纸黄字浅，蛛网粘连，行文逾今二十四年。含泪读罢，钦羡至极，懊悔有加。回想当初懵懂愚钝，师立身边，视若不见，诸多精髓，失在擦肩。偏偏于今又喜好仿诗效词，屡有沟坎、荆棘相伴……悲兮，哀兮，此文沉睡何久，憾莫大焉。

疼痛之余，灯下敲键，将其录入电脑。不揣冒昧期借诗刊博客一角奉之诗友，一来是以存念，更求共享助于同道；二则亦算不枉先父昔时运笔之愿，略示儿之忏悔，权且告慰。

——赵日新

古典诗词的平中见奇，淡处知浓

赵洲人

古代诗人有意追求一种“平中见奇，淡处知浓”的艺术风格。唐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“冲淡”、“自然”二品，即指平淡。所谓平淡，就是写古诗词时，叙事、状物、写景、抒情都要平平淡淡，自自然然。不用华丽的词藻，不用难字僻典，不见斧凿之迹。平淡是诗人追求的一种朴质、淳真的美的艺术境界。但是平，并不等于平庸无奇，而是平而有趣；淡，不是淡而无味，而是淡中味浓，正所谓“理明句顺，气敛神藏，是为平淡。”写这种诗，要由奇而平，由浓而淡。

诗人要将眼前奇特的景致、环境与其从中悟出的心神、意趣高度融合统一，达到“神与物游”、“意与境会”后以明白如话的语言描绘出来，成诗后，看不出诗人故作高深，而诗意自深，看不出追求华丽，而丽在其中。这种诗“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

一、平淡中见奇境

奇境的创造不一定要用华丽、惊险的词语，有时用平淡的语言造出的意境也很新颖奇特。宋代梅尧臣的诗“工于平淡，自



成一家。”如他的《鲁山山行》：

适于野情惬，千山高复低。
好峰随处改，幽径独行迷。
霜落熊升树，林空鹿饮溪。
人家在何许？云外一声鸡。

这是梅尧臣漫游河南鲁山时写的一首诗，确实写得清新自然，朴素淡雅，但是意境新奇。“适于野情惬，千山高复低。”写群山高高低低多变化，这恰恰跟自然风光的情趣相合。“好峰随处改，幽径独行迷。”山是客观存在，不能变形，诗人说山峰随时随地改换面貌，是因为其独行山路，移动脚步，变换方位，方看出山形的变化。又因山形变换，所以才迷了道路。后来苏轼游庐山时写的《题西林壁》，其中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佳句，就是由此启发而来。此处用“随处改”这一平淡无味的词语，使读者越嚼越有味。这是一奇。熊爬树使树上的积霜掉落，可见悠闲暇适，颇有情味。鹿到溪边饮水，可见林空寂静，自在和平。山外有山，山内无人，使读者从中想象环境之幽静和平。这是二奇。“人家在何许？云外一声鸡。”一声鸣啼，从云外传来，说明很远，打破了山林寂静的气氛。告知读者山顶白云深处有人家居住，这是三奇。此处的境界是山上有人家居住，有雄鸡常啼；山下林深空空荡荡，无人事纷扰，如同世外桃源。明代胡应麟说：“梅尧臣之五言，淡而浓，平而远。”

《鲁山山行》一诗，没有雕琢的痕迹，就像山水本身那样幽雅，需要细细玩味才能发掘至美至奇的境界。

二、平淡中见奇思

在平淡的古诗词中，经过诗人深思、精思、苦思而写出的平淡语言，也有构思奇特之处。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《迢迢牵牛星》：

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
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

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

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

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

写遥远的牵牛星在银河南岸，明亮的织女星在银河北岸，两星相距很远，只能相望，但不能见面说话的愁怨。明代胡应麟说它“不假雕琢，工极天然，百代而下，当无继者。”可是细细思量，顿觉此诗构思新奇，想想非凡。诗人写天上的牛郎、织女两颗星相爱，只因隔一条清浅的银河，彼此只能含情相看，可是心里的知情话一点也不能诉说。实际诗人借这个故事影射诗人自己的感情，表现自己与情人相离不能相见的苦恼，反映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。此诗言在天上，意在地上；言在彼而意在此，可见构思之奇妙。诗人把感情投注在织女星上，构思成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形象。貌美：两目皎皎，纤纤素手。人勤：日日织素，札札不息。情深：泣涕如雨，脉脉含情。写织女星由织布到停机，由停机而流泪，由流泪而凝望的典型动作，看出织女星步步深入，富于变化。叠字“迢迢”、“皎皎”、“纤纤”、“札札”、“盈盈”、“脉脉”的巧用，如同连珠滚滚，不仅使声调和谐，增强节奏感，而且也加强描写效果。黄子云言：“《十九首》岂非平淡乎；苟非绚烂之极，未易到此。”南朝时宋代的谢皎然说：“取境之时，须至难至险，始见奇句。成篇之后，观其气貌，有似等闲，不思而得，此高手也。”

三、平淡中知深情

好的诗词往往语浅情深。唐代诗人孟浩然的《过故人庄》即是一首平淡中知深情的好诗。

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

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

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

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

这是孟浩然隐居湖北襄阳鹿门山时



所写的一首田园诗。首联语言极其朴素，语浅意明，我们可以推想，诗人正在出门的过程中路过故人庄，故人听说诗人到此，所以“具鸡黍”邀请，诗人也就应邀而至。暗示诗人与故人交情的深厚亲密。次联写诗人进村所见，从近而远，从下而上，立体描绘出故人庄僻静幽雅的环境。第三联写主人和客人饮酒畅谈。读后使人感到隐士生活的闲时宁静，而且充满农家乐的田园气氛。此情此景，二人畅饮开怀，自然使诗人忘却了个人的荣辱得失、官场的尔虞我诈。表现出诗人陶醉故人田园，对故人闲适隐居生活的羡慕，故而后文才有了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如果说开头诗人是“邀”而“至”，是被动；现在诗主动提出重阳节再会，这正是故人的田园美景和闲适隐居的生活感染了诗人，打动了诗人，不邀而自来。全诗貌似平淡，却淋漓地体现出故人的热情相待，诗人作客的愉快心情。朋友之间融洽亲密的感情和盘托出。

古人评孟诗常用“自然”、“冲淡”、“古淡”之语，清代沈德潜评：“语淡而味终不薄。”清人黄生评此诗“浅之至而深，淡之至而浓。”宋代苏轼评孟诗“韵高而才短。”“韵高”指诗歌的思想情调高，“才短”指艺术才华短。这一评论也适用于《过故人庄》。此诗深入浅出地表达了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，淡而有味，在平淡中富含深情。

四、平淡中知深意。

在古典诗词中，有些诗从表面看很平淡，似无深意，但反复吟咏，细细品味，方觉深意在焉。在诗词中探求深意并不是贴标签，强行拔高，故意求深，而是在吟咏玩味中发掘其中固有的隐藏着的含意。不在字里行间用心琢磨是不能发现的。如陶渊明《饮酒》其五：
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

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
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
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。

《饮酒诗》共二十首，其五《结庐在人境》是古今传诵的名篇。诗人素怀“大济苍生”之志，从29岁到41岁13年间三仕三隐，官场之险恶、世俗之污浊，终使他隐居田园，躬耕垄亩。“结庐在人境”四句，正是表现了他摆脱官场的喜悦。这四句托意高妙，寄情深远，前人赞曰“奇绝不可极也”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”诗人在东篱边的随意采菊，偶然举首，足说明其心气平和，不碍于物。自然生发了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的“神与物游”般的诗句。苏轼说：“采菊之次，偶然见山，初不用意，而境与意会，故可喜也。”苏轼所说的“境与意会”的“境”，正是宁静安闲，“无车马喧”的环境；此时的“意”，是“羁鸟”归林，“池鱼”回渊，诗人自己安隐田园的情意。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”结束全诗。“真意”虽未明说，用“忘言”二字道其不言而自明之意。这“真意”实质就是诗人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，厌弃官场，归乎田园的人生选择。

上述可见，“平淡”是诗的一种风格，而且是一种不易达到的风格。“平淡”决不能误解为“平淡无味”，而是淡而有味、淡而醇、淡而真、淡而美、淡而奇、淡而浓。宋人葛立方有“大抵欲造平淡，当自绚丽中来，落其华芬，然后可造平淡之境。”金人元好问亦有：“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”句，足见这种平淡诗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生活感受，是绝然写不出来的。当然，品鉴此类平淡诗，区别其是属于平庸无奇，淡而无味，还是平中见奇，淡而知浓，也是需要具备相当的积累，有此方能舍皮毛而得精髓，透表面而知神韵。

放言落纸，气韵天成

——读林峰诗词偶感

沈利斌

因参编《浙江诗词集成·衢州卷》之缘，拜读到林峰先生三十首佳作，不禁击节赞叹。细细品味，诗旨隽永，无论立意构思、取象造境，又或炼字琢句，皆相当出色，可师法处甚多。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中提到“文章者，盖情性之风标，神明之律吕也，蕴思含毫，游心内运，放言落纸，气韵天成。”读林峰先生作品，便有“放言落纸，气韵天成”之感。

且看他《水调歌头·钓鱼岛之思》：“浩瀚水天阔，海国湛然秋。蓬瀛望处，青螺几点漾中流。云涌洪波千叠，风卷潮声万里，苍屿小银瓯。旭日掌中出，白鹭指间浮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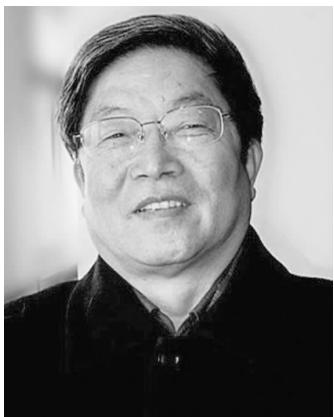
尧舜域，永乐土，好神州。年来何事，重洋瘴雨锁归舟。冷看倭酋未死，谋我东南玉璧，堪笑一蜉蝣。天半龙骧怒，誓把版图收。”全词气脉流通，宕丽隽永，读来酣畅淋漓。钓岛波涌，神州龙骧，新中华之气概，起于纸上，漾及心间，读罢焉能不生爱国之豪情。刘禹锡所言“气为干，文为支，跨跃古今，鼓行乘空”（《答柳子厚书》），以林峰先生此词观之，极为贴合。另一首《沁园春·“神九”畅想》：“烈焰蒸腾，电走雷鸣，气吐箭张。正河清海晏，穹窿净碧；峰低岳小，玉宇苍茫。大野无声，乾坤有象，顿起瞳瞳万丈光。凝眸处，有火龙破雾，遁入玄黄。撕开八极洪荒，更谁约神宫酌此觴。喜星垂银汉，炳辉猛士；月移金殿，波漾红妆。穿过天心，再旋天纽，试馆长缨系紫阳。青冥上，看瑶姬舞动，白羽千双。”更是俯仰天地，神游宇宙，赋物以神，撼人心魄以磅礴之势。此处“畅想”来去无拘，

纵横自在，而又能一气贯注，开合有致，更藉以超迈之笔法，使全词象融韵生，富有大境界。唐代张彦远说“若气韵不周，空陈形似，笔力未遒，空善赋彩，谓非妙也。”（《历代名画论》）此虽画论，于诗亦然。以先生此作观照，深信之。

叶燮《原诗》谓“事、理、情之为用，气为之用也”，“三者藉气而行者也，得是三者，而气鼓行于其间，氤氲磅礴，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，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”。先生《燕州古城》“残基何处古燕州，城上云开浩荡秋。辽塞梦随旌旆舞，长天月共剑虹浮。树经霜雪情难老，浪拍滩沙势未休。更有连山青不改，拼将翠色抱沧流。”即以“气”驱“情”、“事”、“理”三者，气象干云，雄厚有力，登临之思如江河之涛，倾诸笔端，浩荡而来，势不可遏。律诗之构，忌支节横断，而先生此诗，断无此瑕，盖蕴“气”其中，开合顿挫，而又流转自如。其它诗作如《洪泽湖》“长堤百里镜中开，浩荡天风湖上来。樯挂荷田千载雪，浪奔柳岸一声雷。混茫云自心头过，高下鸥从眼底回。最爱斜阳红尽处，青山几点似蓬莱。”等，无不是以“气”驱文，畅达无碍，情致绵延，神韵俱胜。

“气韵”者历代所指不一，笔者以为关乎诗之情味、篇之意脉，兼而有之者为佳。林峰先生对此即有极好把握，其娴熟之创作技巧，藉以锦心绣口吟哦而成，可谓“放言落纸，气韵天成”，其作便极富艺术魅力与感染力了。





每期一诗

怀元遗山

时新(山西·太原)

风沉天远傍村行，秋气遥遥隔柳听。
三尺石前名自愧，五花坟下草犹青。
大声遗韵中州集，孤愤荒云野史亭。
日暮山深更回首，残垣老树伴寒星。

[作者简介] 时新，山西省清徐县人，1946年生。1969年毕业于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政治系。先后在中共清徐县委、中共太原市委工作。曾任中共太原市委党校教育长、山西省社科联秘书长等职。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1996年3月退休。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、山西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，《难老泉声》主编。著有《序—量的存在方式》、《晋阳诗踪》、《柳溪集》、《时新诗文集》等。

[沈利斌导读] 作者此首七律为怀古人之作。元遗山即元好问(1190—1257)，字裕之，号遗山，山西秀容(今忻州)人。七岁能诗，兴定五年(1221)进士。历任内乡令、南阳令，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。金亡不仕，以著述存史自任。工诗文，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，为当时文坛盟主，被尊为“北方文雄”、“一代文宗”。

此诗首联即写作者访元遗山之墓，“风沉天远”、“秋气遥遥”给人苍劲、悲凉之感。此诗初有小序：“八月，秀容韩岩村访元遗山墓。野史亭下，荒草漫漫；遗山坟前，三尺石碑书‘诗人元遗山之墓’。躬拜

而归。”可略知作者当时之情感，这便异于在书斋中咏史怀古之作。故第二联能实写在遗山墓前的所见所思，给人感受亦更真挚。元好问逝后，归葬于韩岩村，其弟子魏初、姜彧尊师命“某身死之日，不愿有碑志也，墓头树三尺石，书曰：诗人元遗山之墓，足矣”，诗中“名自愧”说是“自愧”，其实更是对当今文人沽名钓誉之不屑，也更彰遗山之风骨。元遗山墓因葬时墓前筑土五方，每方五丈高，张墓画花为记，故又名五花坟。“草犹青”既是实写“荒草漫漫”，亦似言遗山诗名万古长青，含蓄而味永。第三联从眼前之景转为往日之事。《中州集》乃遗山所辑之金诗总集，“大声”则是作者对其成就的颂扬，笔墨精到。这与当下怀人赠人诗词中，动辄带高帽子，一味赞谀之作高下自辨。“野史亭”为遗山编史时存放资料所建，原建筑已不存，后屡有重建。因遗山是以在野文人的身份编史，故冠以“野”字，其采摭金末君臣遗言往行，至百余万言，后元人纂修《金史》，多本其著。遗山因是金朝遗民，一些诗篇生动反映了当时之社会动

(下转第35页)